



孩提时常听长辈告诫：一个人不要做见不得人的坏事,做了坏事,就像白衬衫染上墨汁,一辈子也洗不掉的。

现代社会把这个“长辈言”演绎成现实。

笔者有幸参加与加拿大“透明国际”联合组建的“反腐惩防机制”的调研。调研中所了解的许多案例,尤其是一张“白卡”的制度设计,给人不少启示。

加拿大是一个廉政指数名列前茅(2009年国际排名第8)的国家,该国公民每人都有一张“白卡”,这张卡会伴随他们终身。每个公民上学、就业、买房、买车、贷款、出国等,都要出示“白卡”。一旦“卡”上有不诚实、贪污、欺诈、偷窃、赖账、打架、种族歧视等不良记录,申请者多半会失去各种机会。在这样“以廉为荣、以贪为耻”的社会风气中,加拿大的公务人员一旦在某件事上失去诚信,不仅职位保不住,而且难以在社会上立足。因而,加拿大人对自己的诚实和诚信记录是非常珍视的。

社会的秩序是依靠法律法规和道德约束来维持的。而在我们这里,有些人虽然“智商”蛮高,但他们动脑筋的指向是专门寻找法律法规及各种制度中的漏洞,为自己捞取好处。这种“钻空子”、规避制度管理的行为,有时还能得逞,他们会暗暗窃喜,反而认为那些守规矩的人“太傻了”。比如,某些高考考生因“少数民族”身份、“体育成绩”的造假而得到加分;世博会有极少数游客假装“残疾

人”,而躲避排长队等,都是让正直的人们嗤之以鼻的行为。社会种种“不诚信”案例的实质,是触犯了法律法规或道德底线,搅乱甚至破坏了社会秩序。在市场经济情况下,各人的选择性、独立性、自主性的提高,也就是变得更加“自由”了,而这种“自由”需要“诚信”和“责任”来保障,因为诚信失却,社会秩序难以维持,变得混乱了,你的“自由”也没有了。

有人说,现在“什么都可以造假”,一个大活人难道会被这张小小的“白卡”管住逼死?加拿大的反腐行动与高技术联系,计算机、互联网、GPS、现代通讯、图像与语言设别等高科技成果在反腐领域普遍使用。比如,在汽车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加拿大,“公务修车报销”是腐败容易滋生的一个领域,他们通过计算机联网动态监控,可以发现各种维修点的动态情况,诸如公务人员与修车人串通而私分修车款的反常情况,常常会显示出来。又如,他们为反腐引入一种图像识别软件,绘制人脸特征数据,

构成庞大数据库,可以查出同一公务人员拥有不同姓名和身份形成的腐败案件。这种记录不良行为的“白卡”有着防伪和联网技术,那些伪卡也会露出“狐狸的尾巴”。我们曾经也准备启动“金卡”工程,即打算将人们的各种收入、支出记录在这种卡上,然后联网,但因各种收入的“实名制登记”的“全覆盖”很难做到等原因,而难以启动。加拿大推行的“伴随终身的信誉白卡”值得借鉴,“白卡”背后的高科技支撑和相关制度安排,更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和学习。

周锦尉

一张伴随终身的『白卡』

草书入篆亦风流

丁惠增

自从书法家朱亚东先生迁居古镇大场以来,我和他因共同的爱好便结为知己。他书艺精湛,成名较早,其中,尤以草书最具代表性。通篇结构,引领管带、首尾呼应,一气呵成。取精用宏,寓情寓意,变化多端,意到笔随。他的草书具有鲜明的个性,有人评他的作品自成一格,确非虚言。他崇敬书法名家,却不刻意效法,而是凭自己的艺术个性发挥。

近几年来随着艺术阅历的增长,现有的成果已很难满足他对书法艺术的追求,以草入篆求古创新成了他日思夜想的一件大事。一般而言,草与篆并列并不妥当。草书的特点是结构简省、笔画连绵,萦绕迂回、气韵生动。篆书则笔笔中锋,字字端庄,布白严谨,且多以因形立意的图形文字为主,彰显的是文字的形式美。所以欣赏朱亚东草篆的前提是对草和篆要有深入的理解。

一天,朱亚东望着墙上悬挂了近30年端庄雄浑的“惜春华”,便萌生了“古人能用虫、鸟构成篆字,我何尝不可以草入篆……”的想法,即以草书笔法书写篆字,使古老的文字焕发出新的面貌。朱亚东沉浸在美好的构想中,改革开放所催生的多元思维,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。他循着“书法源于象形,笔墨得于精神”的规律,努力吸收古文字中有益养分,并融入他的草篆书法中。他参阅商周甲骨文,青铜彝器款识,郭店楚简,以及纳西族东巴文,韩美林《天书》等。从那深邃神秘的文字、图腾中汲取元神,常常为一个字,一个笔划的“处置安排”而反复揣摩,用尽心力。

“大吉祥”(见图)“上善若水”“博学笃志”等近作,可谓朱亚东草篆的得力之作,其随性率意的笔法将篆书的似书如画的特点激发出来,线条柔韧却不乏老辣与持重,结体生动却不失坚定和从容,脉络中尽显书法艺术的美质与韵律,散发着尽阅沧桑收获成熟的那份厚重。犹如恢宏的曲谱,记录着生命的篇章,真可谓人生如四季,而字如其人!草书入篆表达了朱亚东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虔诚与热爱,就艺术作品的风貌而言,它还有待完善的过程,但其前最大有可为。



风吹草低见牛羊——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之萨拉班德舞曲与《敕勒川》

蔡西民

聆听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,是一件神圣的事情,这些奏鸣曲无数次地让我心醉神怡。巴赫的音乐真是深不可测,见天不见地,就如同歌中所唱的“天似穹庐,笼盖四野”。我尤其喜爱这些无伴奏大提琴奏鸣曲中的萨拉班德舞曲,他们严肃庄重,哀而不伤,有一种肥沃的泱泱正大的感觉。

巴赫用音乐怀抱天下。让我们的心灵一起在萨拉班德中起舞吧!

我要这样躺在草原上
温暖的地下留着千年前融化的雪水
身边跑过黑的马和白的马
我看到他们互注视的眼睛
矫健的步伐在奔驰中一丝不差
转眼去了山那边
狂野和温柔的气息在空中轻扬

我要这样躺在草原上看满天灿烂的星
我日夜思念的你今天离得这么近
我的星
我的神灵

白云盖在躺在草原上的我的身上
八月的暖风绒绒地吹着山上的雪融了
地上的野花开了
随风起的草波一叠叠地前涌
无休无止
一往情深
举目天边
舒展的山脉不说话
似安睡在爱人的怀里
乌在蓝天里飞
你在草原上欢快地跳跃

来上海之前,我一直生活在北方一个小城。小城虽小,风俗礼节却很多。不过对于我这一代的孩子而言,那些都是遥远模糊的东西了,平时总是知之甚少。

一日,二姑要为她的小宝贝“庆百天”,邀请亲朋好友到她家热闹一番。我爸妈刚好有事走不开,只好全权委托当时只有14岁的我登门“祝寿”。在我看来,这可是件了不得的大事。它完全说明了父母对我的信任:我不再是个“小屁孩”,而成为一个家庭的代表了!

穿上一套簇新的牛仔衣裤,带上母亲封好的红包,我神采飞扬地朝二姑家走去,好像今天过生日的人是我一样。刚刚迈进大门,就听到二姑嘹亮的嗓门:“哟,小骏来啦?

每每震惊于原始艺术奇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,如有神助。大概艺术的开初略似于人类的幼年,因无所依傍而无所顾忌,在混沌中拥有通天近神的力量。回想起来,小时候的自己也是不可思议的:像男孩子一样顺着细细的铁架爬上二十多米高的自来水塔,俯身触摸乌洞洞的深水;可以自如地踩着古人留下的石窝攀援高峭的海塘,爬到一半飞身跳下;曾和小朋友一起夜行山野、捕捉坟头的萤火虫……小时最喜欢夏夜,可以一边纳凉,一边听奶奶讲鬼故事。在大院的星空下、水塘边,云诡波谲。也有梦般的白天,曾经看到老鼠搬家时把一堆铜钱整齐地扒拉在洞外面,有一枚布满花纹的康熙通宝最令人喜欢。还有一只黄鼠狼经常在梁上看着假装午睡的我,有一天它淹死在荷花缸里,我十分难过。

长大后的我胆小、恐高、怕鬼,唯一遗留的,就是对一切奇异的、怪力乱神的东西充满浓厚的兴趣。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一度是我的床头书,纪晓岚卷前诗云:“平生心力坐

子不语

胡建君

销磨,纸上烟云过眼多。拟筑书仓今老矣,只应说鬼似东坡。”据《癸辛杂识》序:“坡翁喜客谈,其不能者强之说鬼,或辞无有,则曰,姑妄言之。闻者绝倒。”我也有同样的习惯。平时好说妄语,喜听人奇谈,以前经常在寝室大讲鬼故事,众人惊叫声引来保安。本家中行

老师喜欢和我PK鬼故事,我更羡慕他口中的身世:据说他几个哥哥幼年夭折,后来有和尚送来一块绿石头,保他平安降生,其生日即哥哥忌日。而且出生时因太胖不辨五官,是父亲好不容易把脸挖出来的。

看来中行老师不成功都说不过去。很多不凡之人出生时都伴有异相或传奇,比如哪吒生下来是个球,华胥因好奇踩了雷神脚印而怀了伏羲,弘一降生日有喜鹊衔枝入室,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天……在我家,阿太梦见白马入怀,生下了属马的爷爷。爸爸出生时是蓝色的(现在想也许是新生儿紫绀)。爷爷和爸爸都天赋异禀、聪明绝顶。

可惜我的出生与成长没有任何传奇。只记得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,天天梦见或看见有人在窗外拿着斧头的侧影。后来翻阅杂书看到一个故事,说的是开宝九年的雪夜,赵匡胤急召其弟赵光义入宫,二人在烛光下对饮。后来宫人看到赵匡胤用玉斧在雪地上砍刺的影子,一边说:“好好做好”。第二天天亮,赵匡胤就崩了,赵光义于灵前继位。这就是“烛光斧影”的来历。很遗憾难得记一奇异之梦却并无祥瑞,也不曾真的碰见过神异之事。或如刘青园所云:“鬼神奇迹不止匹夫匹妇言之凿凿,士绅亦尝及之。唯余风尘斯世未能一见,殊不可解。或因才不足以为恶,故无鬼物侵陵,德不足以善,亦无神灵呵护。平庸坦率,无所短长,眼界固宜如此。”那还是在书中过过瘾



跑出、忙得满头大汗。亲戚们偶尔转头看看,也最多来一句:“这孩子真乖!”

可我不是小孩!我很想大声说,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。

好容易忙活到了晚饭时间,盯着一桌子的美味佳肴,我正寻思着自己会被安排在大圆桌的哪个位子,二姑满面笑容地走了过来,递给我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面:“饿了吧,快吃面吧!”

吃面?!我差点把眼珠子瞪出来了。望着手里这碗普普通通的面条以及身旁满桌的鸡鸭鱼肉,我委屈得几乎要掉眼泪。但我实在是太饿了,顾不上什么面子,稀里呼噜吃完面,也不和其他亲戚打招呼,一个人灰溜溜地跑回了家。

“喂,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



被关在牛棚里,终日无事,该交代的已竹筒倒豆了,摆龙门阵是不允许犯的“牛棚”纪律,茶喝多了频频上厕,上厕要向看管的喊“报告”请示允准,不停地抽烟缺少后续的买烟钱……如何打发时间?抄《毛主席语录》,我在笔记本上用铅笔画出整齐格子,很工整地用正楷书写,其水准比唐人写经或文征明的小楷差不了多少。有时对着墙壁上漏水的痕迹会

呆看半天,从中品味屋漏水流下产生阻力形成的断断续续曲曲折折线的韵味;有时透过窗门方框移动视角采取窗外树的枝叶最美的构图。

关在棚里的,最盼望的是家属来“探监”。有次老伴来时带进一罐辣酱,吃饭时打开受用,一入口感到这罐辣酱不寻常,不是猪肉的,经品辨原来是鸡肉做的。家里已度日艰难的了,她还要如此关切我,吃在嘴里酸在心里:书至此,仍不禁泪下。老伴曾对工宣队表过态:“贺友直的事,只是过去犯的,我可以原谅。若是现在犯的,就与他离开。”我被关近两年,没产生过自杀的念头,就是她这句话及念几个孩子给我活下去的勇气。我的问题在机关内部肃反后下过结论,我相信不会有“炒回锅肉”的政策。

关在棚里,最犯愁的就是不自由,见不到家人,对家里如何度日毫不知情。会有什么结果?无从猜测,尤其当一个个解除隔离,棚里只剩下我在内四个时,才真正感到问题严重了。

吧。《聊斋》中我喜欢小谢秋容,我见犹怜。还有婴宁,读来都唇齿琳琅。去年访谈方增先先生,他说“文革”前曾应香港杂志邀请画过聊斋人物,其中关于香玉的一段,印象尤深:“花大如盘,俨然有美人坐蕊中。转瞬蹁然欲下,则香玉也。”当时他受故事启发,找了一张夫人卢珽辉坐在地上植草的照片,用剪刀四面镂空出人像。又摘来牡丹,将人像放在花蕊中,重新拍照。洗出

来的照片非常奇妙,卢珽辉像拇指姑娘一般,从花中盛放生长。

那些故事当真美妙,令人作萧洒出尘之想。今年藕莲诗社联诗,我于清明步韵一首,别有天地非人间:“残灯明灭酒沾唇,袖里青蛇对凤麟。剑气吹弹天上月,街言惊破影中身。梧桐夜雨他乡客,黑塞风林陌路人。相错三生忘川水,奈何一梦到阳春。”

了?”妈妈看到我很是惊讶。

“哼,二姑根本就把我当个小孩,让我做事还只让我吃面!”我气鼓鼓地说。

“哈哈!”妈妈听得捧腹大笑,倒把我笑得莫名其妙。“我们这儿的风俗,参加生日宴的客人都要先吃碗面,然后才可以上桌吃菜!”妈妈强忍住笑说道,“你果然还是个孩子,这么心急!”

啊,原来如此……妈妈的话让我涨红了脸。

即使多年后的现在,我想起那时自己的样子,还是会感到不好意思。一顿没吃上的生日宴,折杀了我小小的自尊心,却也何尝不是一个小小的人生教训?

多年后再见,她们好像已生活在不一样的世界。

十日谈

走亲访友